



壽分巡九江道王遂東先生六十序

江州古今文武交會之區也春秋吳楚以來若芮銷英灌之
偉伐陶庾之嘉猷與夫栗里蓮社所歌詠周朱所治名蹟往
事誌不勝書比于襄雒焉溥嘗中流四望以想前人之休烈
其山峻而非險水蕩而不激宜若無繫天下之利害者然而
道塗四達淵阜靈滙故有事則爲武功之所興時平則爲文
事之所集非其人莫足治之上之七年春廷推遂東王公來
巡此道而是秋七月適當公六十初度公文章照耀海內今
四十年矣自縉紳大夫學士弟子與夫勲封外戚羽流釋氏
旁及關淮巨商土司君長海嶼之客莫不知公名姓而珍貴
其文章得其尺書寸畫諧文小律莫不矜重奉持比于南金

此一轉新

大略吾意四方之人聞公名久想望丰采而揣計其年齒者蓋莫不以爲公既越耆耄而垂期頤也庸知公年方未艾豐功大業方自茲始歟當神祖中年內外恬謐朝廷務爲休息則安公林泉以遂其山水筆墨之好及今蝨賊流毒蔓延惡極將就芟夷則居公吳楚之交以保義東南而成其顯績天之篤生也不偶其祚公也固可知自昔香山耆英皆極文章勲德壽考之盛而元韋之爲詩懷素張旭爲書近世米友仁黃公望之徒爲畫皆年登耄期論者謂其性情微妙故神形脩永蓋詩書雲烟之氣所薰養使然彼僅有公緒餘之一端耳尚猶如此况兼備文章將揚史冊而傳藝苑者乎然則公之越耆耄而歷期頤固無待乎四方之計擬與稱觴者之頌

此段不短赫

祈也溥辱公隆禮殊節壬申遇公蕪關之上見待以國士坐中私念童時讀公文辭恒想像以爲天人溥海之士求一識公面而不可得者不知其幾何意降心于溥若此深自慶幸且復駭異今越二年來蒞江介維嶽誕期何可以無一言因醜酒北嚮遙指匡廬以當南山之祝曰自公之蒞此邦也江州文武嘉勝不獨在庾亮李白輩矣公孫弘年六十始以賢良入對卒踐三公矧公已登藩服而才武過之乎請加爵焉

得此數句結

壽遂翁欲其雅故乏奇峭

送潘昭度先生開府南贛汀韶惠潮郴桂之任序

語有之知己重于感恩思深哉夫貴者固易爲恩而士亦有
偶合然不必知己苟知己矣窮居約行一逢顧眄百惡滅除
雖不引手爲恩已大而況萬倍此者乎古今士之受知與大
人恩禮賤士未有若今中丞潘公之于溥者也溥幼本頑鈍
承家世傳業浮湛諸生十餘年自恨不肖上弗聞道中無文
采足以表見後世下不能取富貴以娛父母又性剛拙與物
多迕恒自竄匿親戚怪之交游絕少壬申流賊之亂公手書
招溥自以豎儒不敢應召當是時賊已破贛州踰吉安殘撫
州諸縣焚崇仁之民城駸駸迫省矣省營無練士軍無見糧
伍無甲械舊撫軍秩滿已歸新中丞未至直指使者巡方他

郡南瑞之民莫必其命獨公一人以方伯新下車左經右營不日而戰守之具畢集于是數百萬之民婦子老弱賴公以生夫以公神武若此猶復拳拳求士固其爲邦計殷哉乃溥何以堪之溥旣避匿公乃徧贊賓客至形諸文辭其序某某有曰高不見之節者溥溥則惶恐求見公降階延揖禮以上賓踰年春飭武脩備增築城隍習水軍練火器闢圃教戰命溥名其堂而授之記公臬閩時得士曾生弗人生老不遇公重其孝招之至江右久之生歸公爲詩餞生復令溥爲之序蓋其相與游幾無復王公大夫之跡矣是歲江西大饑公減漕禁糶多方發賑全活又數千萬明年政聞于朝舉天下卓異第一于時溥久侍父湯藥公時時勞問溥孽不追卒稱孤

子公所以恤溥與惠存先司空者無所不至四方聞之不多公之知溥而多公始終高厚之恩也秋增築四城功竟中丞解公以聞有詔公特加俸一級冬十一月擢公巡撫南贛惠潮汀韶郴桂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以公戡定之績在四邦而江右之人安公也坐鎮上游以綏四國是惟公宜蓋公之爲政江藩者三年于此矣跡其功德彛鼎之業可望而知卽以其待溥亦足徵之固無論溥不肖使好儒者能若公于溥則無憂文士不畢陳其禮樂使用兵者能若公于溥則何憂將帥之不底力而效命也周公方叔以還若諸葛武侯韓魏公其材皆近于聖賢躬備文武而好士不倦故能功烈蔽天壤今乃于公復見之嘗讀宋記蘇軾兄弟至京謁試而疾魏公

大
議論始

中有深
感方是
地步

言于上爲展期數日及上欲相軾公曰待天下之士莫不畏
慕降伏而後用之軾聞之謂公愛人以德蓋其造就人材若
此嗟乎是皆相遇于廟堂之上者耳私常想像其撤燭歸院
與李白之上殿相如之論巴蜀竊慕以爲儒者至榮妄意身
雖不才何時一望長安稍稍吐氣乃今顛頓沉伏幾以長揖
公庭當古人至榮而誇耀之昔王吉謬爲恭敬僅使長卿多
獲貲而賀知章之于太白也特游揚爲名高夫彼皆以命世
之才遭逢知己尚猶有不盡者如溥不肖辱公折節至此斯
豈復叩令賀監之比乎去秋下第慚見家人終日游敖郊外
林垌雞鳴而出夜分乃歸誓將長隱不復見人公聞溥如此
乃令司幕陳君跡其游處夜召而見之勸慰教戒諭以努力

如此說
恩字方
不同流
俗之交

自愛凡溥今日所以不至頽廢者公之恩可勝道哉公行矣
頌禱之辭在薦紳先生多士謳思在父兄子弟溥感述語長
遂略稱賀旌旗旣發歌鼓雷動士民遮道送公喜公榮陟而
又悵已之遠于公者不知幾千萬人連騎結旆朱旄畫戟之
間獨以一言爲送者溥也夫虔州王新建所發跡焉公文武
好士殆復過之溥之爲文賀公也其在特拜司馬之日乎
此文非其至者知己感恩不覺其言之長耳

胡玉屏壽序

一○句○具○全○篇○

古○之○所○謂○君○子○惟○其○德○堪○集○福○而○已○疇○列○嚮○用○爵○祿○不○與○焉
既○醉○頌○年○不○及○天○位○蓋○壽○之○爲○福○雖○王○者○難○之○或○曰○人○道○如
樹○近○澤○者○常○榮○生○礮○者○先○稿○故○富○貴○之○容○每○鮮○而○窮○居○之○士
易○老○也○苟○爲○其○然○周○歷○八○百○十○五○六○王○足○以○饗○之○自○文○武○逮
桓○莊○不○至○惠○襄○矣○乃○生○則○逸○者○享○年○不○逮○高○宗○祖○甲○書○何○以
稱○焉○夫○三○代○之○人○多○壽○非○三○代○工○于○養○生○而○三○代○之○人○多○君
子○也○世○或○不○知○慕○長○生○而○不○得○至○于○辟○穀○飲○水○棄○妻○子○衣○草
木○逃○乎○荒○絕○無○人○之○境○以○求○之○僊○雖○未○必○得○亦○或○以○延○年○是
亦○有○故○人○之○生○也○固○將○欲○有○飽○煖○之○適○室○家○之○奉○親○戚○人○倫
之○樂○而○僊○者○皆○無○之○于○人○世○之○可○歆○可○悅○十○去○其○九○彼○所○宜

以上俱
說得透

受者多未盡造物必將酬之以年。是亦乘除之數使然。非其能爲之也。三代之人。食飲有節。起居有時。形無妄營。鮮思少慮。悶悶淳淳。機械不生。不知其所以然。而壽。余嘗慨秦漢以來。卿士大夫。競爲澆譎。以亂世風。而遠古樸質醇茂之風。乃存乎野老田夫。山澤之儒者。故其人亦皆安居健好。以臻耆耄里井之間。而三代之人存焉。壽安得不三代哉。或壽矣。而有所不足。則亦其所不足者。招之。故壽矣。而倡和俯仰不全者。其人必介而僻者也。壽矣。而家道不給者。其人必優游而惰者也。壽矣。而後嗣不蕃不若者。其人必愿而不敦。詩書教訓者也。壽之所受。必兼是而後全。里中胡君有之。君少生廣族。長遊多士。數奇不偶。則退而教養子孫。衡門之下。琴瑟靜。

好戶庭肅然。二子學成。諸孫長幼。肩比日出。就傳誦聲。達鄰日暮。抱書相次。而歸。履無亂跡。僮僕進退。恭朴有叙。牛羊散牧。成羣。困庾之羨。足以行德。不受豐饒之虞。無詞簿之警。以蹈高年。蓋君樸故。壽勤故。富和故。永綏其配。樂賢尚教。誨故有後。古人所祈。君殆備之。君與余外家爲姻。以今八月初吉。年及八十。戚友皆來。乞言。余曰。君三代之君子也。其壽而福固宜。夫生平後世。修古道。以永年信。而有徵。欲知胡君之所。以壽乎。請以系之。

有源委之文。所謂文從字順。不必矜奇眩恠。

壽羅母序

甲戌十一月朔羅司寇之熊夫人六十始壽於是士之友于
芸臯席之者皆來徵言於余余于羅氏世交也蓋自少從諸
老先生得諗司寇所以聞于時者義風仁質有非里巷之所
及聞薦紳士大夫所能悉則歎曰刑官必有後謂其爲德于
幽平反之功雖一二足以動天宜乎芸臯席之之皆賢也乃
亦有內善焉聞之羅氏諸君誦夫人者是不一善其教子之
嚴公既沒而始見其所以事公則大要儉者也余嘗歎士大
夫居恒砥礪節操動鄙溫飽驕語清高而或以閨中度支不
給怨苦饑寒不免中變其節稍從婦人因布素而之紈帛因
紈帛而之錦綺于是歌舞流連窮歡極娛則有飛芳橫黛曳

扼要

透甚只此一旬便可傳士大夫之為婦人而失節者可勝道哉

珠鳴璧浸假化為洞房黼幄沉酒中人然則刻肌忍骨茹苦食貧之女所以成就名臣者豈淺鮮哉婦人爭妍取憐固出下風而勤儉和睦能家者或遭逢不幸夫子溘棄志意摧藏悲傷過畢又類不遑恤後不知督課其子以振起家聲故曰婦人相夫難相名臣之夫為尤難相其夫為名臣又教名臣之子使為名臣則又難故曰芸臯席之之賢也非獨司寇清德也乃亦有內善焉夫人今年六十矣計自笄登公堂親戚鼎盛冠蓋相承四十年間凡夫內人之矜縞縠侈金璫一時窮極鮮華與其後來寂寞無聊之態耳目之所睹記夫人于此可以渙然而動悟矣孰為有子孰為愉快夫人所得孰與某多故夫今日之事芸臯席之所以為母壽者不在于水陸

之產珍好之陳而諸戚友之所以壽母者亦不在于鋪揚家世叙述榮顯以為辭也余仰司寇清德而又友于席之故于夫人之壽樂陳辭以致誦焉

劉徵君傳

嗚呼存無位於世。沒有聞於後者。古今豈少。夫乃生同時而恨于異地。不得見。至慨慕之。如古人。迄果爲古人矣。彼此竟於不相見。吾其於宿昔所懷思何哉。作劉徵君傳。

數語悲切

劉徵君城者貴池人也。字伯宗。少以文學爲東南所推。並稱之。伯宗久而四方積高。其爲人則皆稱伯宗先生。先生與余通聞時。崇禎四年也。後數數書往來。雖未覲稱心契矣。崇禎八年上。以寇盜羣起。有司多不稱職。詔如祖制。在京在外官各保舉堪任府州縣官人才。舉而不稱任者。連坐。繇是江西右布政使張公秉文以君應。而先是樞輔史公可法爲池太道時亦已薦君。前後辟舉者安慶巡撫黃配。玄辟爲九江同

此句振
起奇甚

知不應安撫御史黃耳鼎督學御史陳良弼巡按應安徽寧
池太御史賀登選並以才行薦故晚而學者又稱徵君云徵
君蓋嘗再至京師矣初力辭張史之薦不獲乃入都考授知
州不就或曰先生何不仕也曰我非科目故也且又貧若夫
言利以邀人主聽私詆大臣用口舌得官又所耻不為也是
時上方銳於求才宗室用換授閣臣繇外拜鄉試之外開拔
貢汲汲然惟恐救時之士不至於廷朝臣雖陽奉行實陰尼
之桐城蔣臣首以言事得罪淄川晉州知州陳弘緒有全城
功得罪絲竹幾不測而余亦以答友人書論時事致烏程聞
之作色有厲辭此皆同時保舉之人也並以諸生姓名纒達
於天子而三宰相已忌之自餘百執事可知矣而出身科目

天子焦
心獨立
了上可
為流涕

者亦時時潛用餽囑得陞轉天子焦心獨立於上無以示激
勸則淮安吏陳啓新武康知縣朱露先後以言利及指斥文
臣並得給事吏科時論亦醜之故徵君云云其言含蓄指遠
而不亢類此也○未為不高○高乃范文貞公景文與
孫太僕三傑特愛敬焉及馬士英立弘光帝於南京史公以
輔臣督師出守儀揚時議走四鎮防河而以靖南侯黃得功
東平伯劉澤清興平伯高傑廣昌伯劉良佐各分地擁重兵
填之徵君則馳書間道趣昌言於史公曰五侯皆盜賊之餘
非有恩義所聯結知慕節概思樹功名流聲稱於後世也主
弱必叛敵強則降敵主皆弱且欲專制自為而互相併兼勝
者大自封小挾上不勝者則復潰溢散漫而為流賊今內無

既封左
立四鎮
以下不
復致語
而伯宗
之終隱
決矣脉
絡如堪
輿家草
蛇灰線

老臣宿將勁旅親兵足以彈壓不肖在廷推公防守雖名督
師實出公於外根本單薄而欲使此四人者防河是猶使狼
守門虎來未必能拒而主人先不得動手搖足矣苟行之公
必悔之史公得書果悔之而無及矣補一句是史法荆軻
左良玉也既南封左而北立四鎮弘光未奔君乃與程公世
昌東西游走自高淳歷湖州週嘉興以還有終隱廬山之志
欲與蕪湖流寓陳允衡以道服偕往而不果也遂終栖止於
峽川是時益貧矣紙貴無以撰述則用敗東及廢書背書之
其於好學篤友睦族天性也悲時士大夫務博古為詞章而
不諳典故於史學尤惓惓焉在京師時與吳江史玄約曰吾
屬既在輦轂間依日月之光矣即當討習見聞以證本朝史

乘同異若止讀古載籍無貴旅食長安為也以州郡志乘可
以考核史誤故收藏志乘為多以史傳牴牾宜以私乘參考
也故撰次古今名賢年譜以禮樂文章之未澌滅者學也故
輯古今廟學記以化鄉國天下必始於家也故引同姓故事
以五倫分類作劉氏家訓棄產營書前後凡三四萬卷未錄
行者有古事異同今事異同劉氏藏書題跋欲著而未成者
後通志略不及竟以屬其子廷鑾集後樂苑選明人韋布詩
以屬其孫漢系他雜著多矣甲申變聞與其友吳應箕聚哭
于野後每言及先帝未嘗不涕泗被面也應箕死君益無侶
少時故喜與僧徒游曰儒門所未收者多在此况本朝理學
不及宋儒至是益親之日市朝更變王侯貴人名流老將必

固實事
仍是照
應時宰
不甚忌
處

多於此中逝矣。至縱橫之客，雖不與交，必折節以盡其議。或問之曰：世方亂，能定之者必非繩尺迂謹之士也。然天資樂易，雖村農負販與交接，未嘗有町畦云。阮大鍼仇嫉善類，欲將及廷鑾伺徵君父子，過無所得，久而服其純粹，更加譽焉。人品在此君於宗族婚喪，必給其求友死，必賻客旅，必周於財利，毫無所苟而已。故黨禍徧及名士，終莫能害君。南遷以後，鬱鬱日不樂，爪掌畫几，俯仰咄嗟不常。蓋私心籌度，以為東晉南宋之事，尚可復行，而庶幾再見漢官威儀也。故金陵臨安圖志，至死不釋手焉。竟以憂疾終，而君皜然完節全歸矣。東南人士莫不悲羨之。及門之士有為制服者。

徐世溥曰：往萬茂先為余言，伯宗美姿容，好吟誦，恭敬溫文。

恂恂君子也。劉晉卿亦言：劉伯宗如春風好玉，及聞其脫貲

贈黃詹事，道周成御史，勇陳知州，弘緒於詔獄，至欲出死力

為論救，又何壯哉！友人李達死，無子女，楊之煒死而赤貧，君

為經紀其喪，纖悉備至，輟衣食，周濟兩家者垂二十年。此豈

為文章時勢相要結圖報及有所感奮欲以媿時鄙薄者而

為然耶？仁厚著於心，有大過人者。遭時鼎革，惋愴成疾，君子

之終也。至所為時文古文，嶧桐詩集，學者多能誦記，不更列

特次其言行，尤卓犖。當世得失者，後人修史志得以資焉。

劉徵君之處世，有郭林宗、徐孺子之風。此傳即虎頭寫照

毫髮無遺憾矣。正如有道碑可釋諛墓之愧。○序次時事

詳而有體，高在不必痛罵史才也。爪掌畫几數語，包括無

限作者其亦有憂患乎

附

徵君伯宗劉公墓誌銘

石莊陳弘緒

全學班
孟堅

崇禎間以守令不職致民生憔悴詔舉堪任民牧者聞於朝。江西右布政使張秉文擇於舉貢監吏士民中得貴池劉城以應。颺言於主爵者曰：諸生劉城物身制行古之大儒，淹籍窮經，今之良史，雖以之蘭臺石室可也。主爵牒撫按，趣公束裝。公堅臥力辭，旋奉嚴旨督催，不得已一詣京師。俄又引退，其同舉友人陳弘緒貽書於公曰：滄海橫流，子豈能袖手以觀？焚溺公曰：固也。吾不袖吾手而掣吾肘者，環於左右，吾將若之？何夫資格之限，未有如今日之甚。

俱自然
姿態

者也。子欲救焚拯溺，吾徒見子之焦頭爛額而已。未幾撫按又數督催，公又不得已再詣京師。考授知州，卒不拜官而歸。歸六載，遂有甲申三月之變。當弘緒貽書時，意南北擾擾，人方有投袂而起之思，庶得二三同心戮力以匡王室。雖委蛇屈辱所不避，及予辭京職而刺晉甫八十餘日，鐵騎攻圍七晝夜，幸獲全城而督察閣部力殺之。左遷舒城，闖獻介馬交馳，予張空拳而守，亦僅二十餘日而權貴愈欲力殺之。乃始大悔，向者孟浪一出出而幾喪吾之軀。而卒無所裨，補益服公之早識也。公歸未幾，予亦告養返子舍。期與公為避亂之圖，乙丙間猶致長牘於予，絮欬嗚咽，淚血漬於尺幅。戊子金聲桓兵空江間，其無人遂杳。

不相聞問庚寅冬吾宗伯璣札至而公竟以疾不起矣嗚呼痛哉公諱城字伯宗貴池人生而美姿容豐上修下望之若仙幼隨父之青田讀郁離子輒解願仰止甫成童補弟子員遂以文章名天下時爲制舉莠者各以所長分立支派於是臨安婁東金沙之學有東鄉湖上之學大指不甚悖戾而末流率多矛盾所選牘評駁序論幾等彈文至讀公著作咸頷首抽繹而心折休寧金正希聲嘗稱之曰頓挫淋漓此時文中之杜子美也公尤畱心當世要務著河渠市馬邊塞流寇屯鹽諸議類可立見設施非紙上揣摩掇拾語史閣部可法知公獨深任安池道時欲舉公應詔而爲張所先厥後有軍國大事輒手馳赫蹏商之皖

看徐陳
詳略處

撫鄭二陽黃配玄繼史公而來皆以利病諮訪日無虛句黃又欲辟公爲九江同知公力止其薦剡黃益重之適左帥良玉假勤王名毒騷江南公同池太兵備道程世昌登陴守禦危郡恃以安堵黃每向余誦說不置然公翱翔諸公間侃侃建白未嘗有所阿附當弘光南渡江淮初設四鎮公頓足曰五侯皆盜賊之餘今列爲鎮未必扞蔽黃河而先牽制白下嗚呼祚不長矣急爲書上閣部閣部心是其言而已追悔無及至今有遺恨焉公生平篤孝弟厚宗族一姓婚喪必給其求而於友誼更非時流所及家本素封至公而漸窘迫後以廢箸售書與館穀四方來者生計益落然一聞賢士大夫急難輒駭嘆奔馳減口縮腹以相

班馬叙
事神隨
在此

拯崇禎朝黃詹事道周繫詔獄成御史勇繫刑部獄公皆
力爲周旋弘光朝馬阮諸人大興鈎黨之獄周禮部鑣雷
御史續祚光給諫時亨並在繫公又周旋也曩弘緒被督
察劉宇亮之誣叅也方冒矢石城守憊甚一蒼頭又病隻
身就繫於霜雪迷離之中有蒙犯霜雪而大呼者則公所
遣與周二爲南之伴也予猝視驚訝爲一笑逮抵獄橐餽
盡絕自分必死公假貸而賙恤之卒賴以給晨夕而脫於
難嗚呼公餉予於幽囚之日而余不獲哭公於寢楹之間
予其何以爲心哉記往歲過公江上廬公語予以時事曰
非欲退而爲著書之計手嶧桐集詩文各一帙畀予曰子
無爲面諛予曰孟堅昌黎之間虛一席以待子詩則少陵

之嫡子也雖然時且孔亟君茲廬且不保矣安得閒歲月
而著書公默而不應已出所著春秋左氏地名錄人名錄

此處着他語不得

諸書屬序之予亦諾而不果作無何而天崩地拆予踉蹌
棄家走厭原山中痛哭痛稍定輒輦所藏書置墓左之廬
然終爲士卒恣取以藉馬韉公崎嶇峽川師山間悲感與
予相類然獨幸藏書尚存得以慰俯仰消寒暑貴池固有
吳應箕者公之好友也亦與予善癯而悍目光若炬每酒
酣岸憤道人間不平事輒髯張齒切而背裂自國變來日
同君聚哭於野俄慷慨殉節而死應箕亡公益孤無所向
又日與其子廷鑾徬徨四顧哀歌以見志或有至豫章者
予問伯宗近何事曰伯宗自署一私印曰謝髮鄭心將自

比於臯羽之髮所南之心也。予曰伯宗摩娑此四字以終
餘年幸甚。吾不免以未死媿公。嗚呼公。今真獲歸全矣。聞
公將屬續前喉吻間。獨咄咄籌畫東晉南宋事。起抱金陵
臨安圖志。至氣絕不肯釋。此益可以見公之胸懷矣。公固
以文章名天下。而砥行植節。不媿古人。獨其留心當世而
不獲一見。設施人頗為公嘆。惜然於公無與也。為文高古
渾成。類西漢於詩。尤工樂府。暨絕句。其著作滿家。而行世
僅數種。曰嶧桐集。曰讀書略記。曰古事異同。曰今事異同。
曰南宋文鑑。曰古今名賢年譜。曰古今廟學記。皆已成者。
曰後通志略。曰劉氏藏書題跋。曰劉氏家訓。皆未成者。以
屬其子廷鑾。廷鑾曰後樂苑亦未成。以屬其孫漢系。嗚呼。

卽公文學之一端。固亦昔賢之所罕觀矣。公生於萬曆戊
戌年六月廿四日。卒于庚寅年三月二十五日。葬山
娶王氏子四。廷鑾廷鏊皆以文章顯。而鑾尤著。晚舉子添
丁。賸丁尚幼。孫漢系。漢威銘曰。

人亦有言耳。白於面。聲名四被。吾視吾友。厥狀維有。宜其
卓爾。節則晉逸。詩則唐盛。文則漢史。疇或能兼。兼而長傲。
勢固難已。公獨抑抑。良賈深藏。下問不恥。晞髮清谿。塵垢
莫污。有如此水。於萬斯年。以歌以詠。社祭於里。

通篇局勢甚大。直似一氣呵成。其大旨在交情上說。主
意時時顧盼。起同舉相問答中間。餉于幽囚。未不免以
未死媿公。是三段關鍵。

余于陳烈婦墓表載平叔文一首于劉徵君傳載石莊
文一首非僅欲讀者詳烈婦徵君之始末亦以知吾豫
章之古文如是如是

陳烈婦墓表

烈婦名有華字去華姓王氏金谿縣學生應蕃之女而陳其
諤字正夫者之妻也丙戌冬僉都御史郡人揭重熙出兵過
金谿襲撫州敗績于文昌橋復走金谿金聲桓王得仁自南
昌來追放兵大掠自黃通至石門士民無老弱盡殺之枕尸
七十餘里婦女悉擁挾以去邑為之空烈婦赴水死十一月
七日也年二十有二嫁其諤纔五年無子丁亥十二月十六
日始克葬于東城外柳源祔姑許氏墓右後五年金王死南
撫道通其諤始克具啓尋余乞為銘且屬為求諸詩歌以彰
厥婦焉世溥讀而歎曰烈婦之不泯也以夫子存而夫又郡
所推篤行能文章者也嗟乎金王之暴荼毒徧十三郡枕藉

要如此
過割明
白乃作
史手也
每有丁
此處做
文字幾
句者可

至不可聞而女子亦什居三四焉。或夫婦同死，或從母死，攜女死，同妾媵死，或姑姊妹同死，或與鄰媪嫗死，其不及為人。所聞見而不傳者，可勝道哉。夫名與身孰親？女子之能自貴，其身也甚于男子，彼身之不惜而奚有于名？雖然，此亦生者所以致其無可奈何，相酬于無窮之意而已。而亦未嘗不足感激夫生者也。若曰：身之不惜而奚有于名，則反而用之，男子女子皆豈可復問乎？吾是以感正夫之誼，重為君慰，而因以悲夫不及知者，乃為銘表之曰：

從一而終，婦人之常遭。時鼎沸刀解，水殤知幾何哉。普天相望，不遇筆墨，孰知潔芳皎皎。烈婦義比沉湘，誰謂清冷而若探湯。而我因君悼彼幽光，事同跡異，湮沒不揚，身名俱滅。實

可悲傷馮夷之宮，河伯之疆。聚歛貞骨，與君偕滅。君其求索，相與嬉翔。洗滌魂魄，偕遊帝鄉。勿以未聞，眷戀下方。真性不朽，虛名可忘。其照星日，視此銘章。

附

陳烈婦傳

濟源傅占衡

烈婦字去華，金谿名方伯如水王公孫也。嫁諸生陳其謬。正夫有才色，年二十二隨母避亂鹹塘。正夫時病足，謁醫客路會兵數萬，自石門蹂縣西諸邨，落殺老弱，亡算將近。鹹塘初，正夫大父蒼梧令玄亭先生生平癖書畫，多秘珍者，盡以予所才孫謬，謬尤愛蘇文忠書，醉翁亭記真筆，常自袖之，出必藏烈婦所。是日平明，烈婦改服蓬首，棄簪珥。

舍卒情景如畫

叙得繁
峭而秀
○妙在
不多一
字

衣襖獨持一手卷着胸前與其母倉卒徙鄭家源食時兵
謀諄自後至烈婦孱不能前哭地上欲遲其父翰卿及弟
惟矩而翰卿已晚行見殺不來母強掖之稍前行得一池
汪然深淺二尺許烈婦止不動麾母曰孀老矣疾走走無
反顧告陳郎求我屍此池急置卷池旁一躍入池死母尋
亦死三日兵盡翰卿屍先得或傳言烈婦入軍中矣當是
時民追贖妻女係道正夫意不樂直視久之弟踊且哭曰
若尚不知吾姊邪吾姊前與母發鹹塘語絕痛誓必死者
但南求無北索我保姊不妄言遂共行到池上亾有衆皆
曰死三日半而肉不浮乎正夫不聽使人涸其水則烈婦
在焉出之泥若一折藕浴而歛肌顏玉雪唯十指甲盡脫

血凝碧時兵所過女子無佳惡馱以副馬或連繩縛去踣
溪水輒衣帶漂波面長戟鈎取亾完者烈婦脫不自奮入
泥中入泥中不力者幾不得死正夫及是慟絕矣始諤祖

○三○字○收○得○盡

母吳孺人健時特孝烈婦嘗讀書見崔澹之妻及呂正獻
夫人事謂君子曰妾學此足乎正夫不答而甚大其志雅

相賓客事舅姑孝謹溫溫無間言家人以為長者然立大

○淡說一句亦可了他人便以此一

節乃在宋共姬曹娥間近世儒者不能及也正夫痛之不
已以書告其師問所以禮之者師報曰必某也為其作傳

一旬衍作一篇

其喪之也疏衰經而出以杖拜賓不辟尊者卒哭而牀期
而除食肉飲酒必戚三年然後娶有子則服烈婦之黨如
其母之黨皆加於禮一等

庚子夏王惟歲進士過金陵示其妹陳烈婦狀得讀巨源所作墓表而事特詳于平叔之傳徐文如韓傳文如柳若烈婦真所謂蓮出綠波飛塵不能汗其葉者矣

祭蕪湖沈青嶼侍御文

嗚呼沈公其信亡耶曰仁者壽其孰謂然哀我仁人胡不百年始暮之春聞公汨徂凡我庶士靡不慟呼已而相告殆繇謗口今此衰民孔憎直道軾遷于海咸謂已死沈侯之亡其率類此有舟集澣訊者如雲子道經蕪沈侯亡存或言不知或云其吉或曰哀哉隕茲盛德不知者三云吉者二其五言凶相視涕泗沈侯逝矣當可柰何若崩厥角江水不波侯昔蒞此尤于宜豐歲則大有乃流頰宮多士旣來旣教旣戒斐然成章維公之誨負販嚮風道不拾遺孰爲蝨螟以賊我師市賈不淫獄扉肆啓誰與謳者我侯豈弟侯車田田入于都門日尋庶士柔以慈溫維時二三小子何知游于薊林竊芳

自○私○我○邑○有○侯○殊○異○乎○公○百○年○以○來○相○蹈○爲○風○凡○令○見○士○闕
如○號○虎○公○之○遇○之○色○若○慈○母○凡○令○見○士○南○面○而○立○公○之○遇○之
循○墻○拾○級○凡○令○見○士○髮○植○背○燃○公○之○遇○之○載○笑○載○言○凡○令○選
士○惟○來○惟○賂○公○之○遇○之○惟○視○蒼○素○謂○天○難○諶○旣○有○懿○昆○以○答
明○德○爲○嵩○爲○岷○謂○天○不○爽○胡○促○公○紀○霖○雨○未○施○奄○乘○箕○尾○鳴
呼○哀○哉○好○士○者○徂○多○士○何○依○彼○信○信○者○方○肉○而○飛○文○奚○適○從
知○者○捐○館○彼○不○知○者○飲○食○衍○衍○公○去○此○邦○其○橐○垂○垂○寧○有○聚
祿○以○爲○榮○滋○梧○園○蕭○索○戶○絕○氛○埃○上○棟○下○宇○厥○惟○舊○哉○一○朝
棄○世○止○遺○室○廬○何○意○多○罹○倏○又○邁○荼○莫○夜○乘○墉○扶○刃○以○號○虐
燄○律○律○視○瞬○而○消○嗚○呼○哀○哉○顏○天○踞○壽○千○古○共○辛○踞○焚○舜○居
又○何○爲○心○世○俗○所○痛○三○者○爲○烈○一○人○并○此○能○不○慟○絕○嗚○呼○慟

哉山川間之撫膺哽咽

根極離騷卽可作沈公傳

祭李雲將

於戲哀哉翁遂奄然而逝耶世有假寐而夢百年當其既覺
夢亦弗旋人生實難生伊逆旅野馬乘風曾弗延佇有形必
終聖賢莫度或重喬岳或輕鳧羽修名不植乃同塵土令德
而逝邦家所悽文存人亡讀者歔歔維翁之德方興未艾在
坤六二直方以大維翁之文廣譽幼章韓氏所謂萬仞其芒
維翁之學世濟厥美如海斯弘浩弗可紀嶽嶽其氣泱泱其
風四海之內視公如龍華屋英胄貴而不矜猗與丰植邦之
典型柰何彼蒼息之以病若愛其才俾弗外競疾疾增德昔
聞其語豈謂五年竟捐杖履翁疾于家士歎于國既禱既祝
而弗云益尚與徐瘳云胡奄逝倏聆凶問曾是不意道路惻

愴知者流涕崑玉驚折鄭蘭傷刈於乎哀哉瑤琴長閨朱門
不開曩手詩書今生塵埃聲名長在衣冠永埋仰止勿讓鐘
鼓斯階於戲哀哉去此昭昭就彼冥冥目窈無光耳肅無聲
悠悠白日漠漠春榮翁長舍此長寐九京尚念遺孤方及十
齡於戲哀哉日月易杳泉室誰親英風未滅猶令人欽凜乎
如生洋洋有神歷歷四旬國人畏褒貶之口迢迢于祀皇天
鑒忠正之心望龍門而不見瞻鳳翽以何因咸再拜而稽首
療具陳兮酒斯斟靈有知式歆庶幾尚饗

前半摹荆公後半則六朝之芳躅矣雲將先生從兒時識
巨源此文于交情尚覺未盡或代合祭者乎

祭少傅劉是菴先生

老成

嗚呼哀哉地頽喬嶽星變台微帝方求舊天不憖遺楹夢旣
設相杵誰施几杖夕改帷帟朝垂于是里市罷春紳衿廢社
商旅泣塗農悲于野穉耄俊頑靡不哀者矧在懿末心摧曷
寫嗚呼少傅金玉其德日星爲昭位極人臣貴而不驕袞衣
壯猷綢繆雨霜功高綏定泊然若忘從容委蛇兩朝定策正
笏垂紳不動聲色克勤小物有如畢公亦如公且篤叙明農
譬諸大海百川朝宗不有盈竭惟見宏冲譬山出雲澤潤普
天收歛神功寂然不言凡此者蓋皆兒童之所共知史冊之
所必傳天子方下勸問之詔海內共馳赴哭之篇固無待小
子之喋喋而不禁涕泣之漣漣也嗚呼翁之逝也如傳說之

深得文
端公之
大度

還箕尾韓公之歸帝鄉。雖去來之跡。稍異。乃聲靈何間于存亡。然而朝廷失其隆棟。薄海如晦。樞星風雲爲之黯淡。日月爲之青熒。兩間具有戚容。則小子又何以爲情。嗚呼哀哉。涼冬氣勁。閭闔風淒。翁返天路。慎攝緋衣。雲車風馬。倏忽九閭。翁躋天輦。尚慎。驂轅朝霞。崢嶸沆瀣。浙瀝。翁御天筵。尚善。飲食。翁往陟降。在帝左右。尚爲帝言。俾國福壽。翁爲帝言。篤生賢哲。繼翁輔國。是惟翁烈。

當與蘇王祭范歐諸文參看

結得雄偉

祭萬氏妹文

嗚呼孰謂吾妹而遽至是耶。今日何日而陳斯器于吾妹之前。而莫之飲食也。嗚呼痛哉。以吾妹之仁孝勤儉。而天不假以年。天其可問耶。妹之亡也。最苦妹亡。而二甥尤苦妹亡。而妹母則又苦而無告矣。嗚呼痛哉。妹生善病。母亦多病。不能隨先府君。而吾曹或從宦四方。讀書遠鄉。自冠婚。伏臘上壽。祠祖而外。一歲之間。相見蓋無幾耳。布衣蔬食。消條十五六年。未嘗盛服微哂。固先府君廉吏素風哉。亦惟天資澹靜。恭莊以能。若此。嫁未幾。析爨受事。慈甘旨。謹筦鑰。舅姑妯娌。姻亞內外。莫或間言。仁孝勤儉。未有如妹者也。而遽至是耶。大兒纔六歲。小兒甫八月。弱女僅五齡。母獨生汝一人。而今皆

棄之以去矣。異時者日月悠邈，兒女長大，思母形容，漠不可得。而淒風苦雨，黃昏清夜，或當汝生忌之辰，或母身楚痛之日，觸緒悄然，歷歷念汝。汝母當何以爲心也耶？嗚呼痛哉！去者易疎，時節如流，思妹之生存，曾幾何時，而今已倏忽去二十日矣。吾十一日聞汝病，十四日診汝，無甚恙也。汝乃自謂病甚，吾時不信。十六日治藥于汝堂，歸因過市，使人推汝，命則謂不可起。吾時甚懼，且怒其言。十八日聞汝飲瓜瀋而愈，則又大喜，心慰悸定矣。而孰謂汝夜者竟長去耶？其德不宜死，其病不足以死，而竟死，是果命乎？抑有深病而醫不知乎？今登汝堂，僮婢灑掃，尚汝之遺教也。醢醢脯修，尚汝之遺畜也。入室而不見吾妹矣。前日者初臨汝時，尚于床前見汝所

開話入情事甚淒楚

唾猶灰，揜之。嗚呼痛哉！數年來吾家骨肉之變極矣。自甲戌五月先府君棄，吾曹以去，而二伯父三伯母相繼死，而大伯之次兄次嫂又死，而湯氏姑而大伯之長嫂則又死，斬衰總麻大功小功之服如襲，裘然吾兄弟姊妹同氣八人，而妹又先之，譬如十指而折其一，豈不痛哉！吾初以汝有盛德名家，澤厚庶幾多福，豈知壽且不獲，與又妄意兄弟或有達者，雖父不見，猶庶幾同氣見之。今若此，雖驟通顯已闕天倫，無足慰矣。嗚呼痛哉！年纔二十有四，爲婦甫及八年，遺二孤，訣老母一朝，氣絕萬古長別，不得復見。嗚呼吾妹，嗚呼慟哉！慟哉！欲與祭十二郎文，爭衡佳在，俱是淺近語，無限烟波。

讀來覺甚難收拾而結得甚妥無滲漏

祭萬茂先文

嗚呼茂先何爲而至此極也。慟哉兄行何以輒病病何以不歸。殆同行者非其人。惟蘄兄貴以席光。寵邀河潤。故勸兄出而不勸其返。遂使兄至此極也。嗚呼。慟哉。天乎。人乎。七月一日。弟得美周書封焉。又重封之。固竊怪而心動。發讀未既。則余亦懵如中惡。越日登兄堂。見兄衣。乃始知悲而哭矣。舟至望柩。哭有聲無淚矣。讀遺言。則氣結填臆。聲淚俱盡矣。嗚呼。慟哉。生平知心。惟兄。次則仲延也。兄凶聞至。未數日而仲延又死已矣。吾無所聞。吾過矣。且當世誰相知。定吾文者。嗚呼。慟哉。廿年道義。規劇有無。相共每遠。別歸相見。語輒不可了。初常不得其發端。必越日越旬。始克條理言之。嗚呼。今日莫。

常理却
疑新調

兄酌酒。敵辭將從何起。耶且于何止耶。嗚呼與兄交情。死猶生也。請略緩其辭。理其緒次第。以告嗚呼。天不可問。兄之無子。海內所傷。况于弟乎。美周書來述兄遺言。謂彭也才宜。以彭繼。余謂不然。禮宜立次。則彬也是嫡長。不爲人後。蓋通義也。兩立之說。昨冬兄病。亦嘗語我。今當從兄。請謂汝梅。以其次子爲兄之孫。嗣則以彬起。先亦曰。非吝彭也。嗚呼兄之生平。以禮存心。敢不成兄以禮。弟折衷之。子彬孫疑禮也。敢告嗚呼。兄之遺息。惟一女。馮旣慧且淑。年亦及笄。可以嫁矣。女子在室。爲父服三年。旣嫁。則替今日成服。女服斬衰。請以冬仲。或贅或歸。起服而醮。乃改服。替權也。敢告嗚呼。田居之詩。匹休淵明。漑園之文。擬跡廬陵。昔序兄詩。已悉生平。嗟呼茂

雜此句妙筆先如可作也。奚啻人百其身。嗚呼如兄者。信乎明德可祭于

社。魂氣必爲列星。吾將請于有司。崇之俎豆。如或逢年。通籍且表揚。兄德于朝廷。若此者。蓋非弟之獨阿所好。而二三子所同心服膺也。請先彙括其槩。私諡之曰文懿先生。嗚呼道德博聞。勤學好問。慈惠愛人。溫柔賢善。凡是四者。兄寔有焉。以茲爲諡。其誰間然。清如伯夷。無其隘。和如柳下。無其不恭。再賜斯言。衆論僉同。請系諡議。以勵士風。敢誅嗚呼兄之厄于位。厄于嗣也。今皆無可說矣。獨恨維揚。滯下時。胡不具舟。遙歸。乃竟以旅櫬還也。人世之德。惟兄全。人世之苦。亦惟兄備矣。戊寅之歸也。不能揖。今之歸也。不可見矣。東湖榆溪龍沙水亭。典福松堤。廿年相從。論文游憩之處。明月白露。兄魂

此兩言
慘痛

魄猶能睠此乎異時開篋見書歷歷如昨余之悲何時已乎
嗚呼所欲語者無窮辭不可見者無窮期今日何日也江茫
茫日荒荒而天漠漠而風蕭蕭一杯既瀝萬古山椒嗚呼茂
先聽此言也永別今朝慟哉尚饗

淺者賞起句見兄承結句江日荒茫語其妙却在從何起
從何止數句呼起情緒慘怛尤妙在茂先如可作也二句
逆收看此知章法三昧若相知之深人人能言之矣

榆溪集補

與錢牧齋先生書

俱透頂之論
後學世溥再拜牧翁先生閣下三月九日得接丙申仲春十

八日所賜手書何其獎予之深指示之切反復循環寔非小
子所克當也當虞山之世未有以斯文自任者也以斯文自
任者必未嘗知虞山之萬一不知虞山由于無淹古之學無
貫古之識且無希古之心是以目塵爲山瀉墨如水此隘雞
之翔乎甕中而自以爲飛之至耳俗學錮蔽則以根漚帖括
志在口耳撫檠捫籥謂見曜靈奎蹄曲隈侈居大厦此螻螂
之轉丸自以爲蘇合耳之二蟲又何知鳥足道哉鳥足道哉
竊謂不足以挂齒牙也若夫兼併古人則有故焉無柁之舟

與波上下糊竹爲毬隨風輪轉良由無主於中是以數變於外一也抑人固有工乎臨摹而不能命筆者近如俞可進乳銀寫黃庭曹娥西昇清淨靡不似也而自運卽不成書此由天限能爲從而不能爲主二也頃年山居頗諳草木之性物亦有善變易染者惟茶也近蘭卽似蘭近桂卽似桂人亦宜然顧所自置何如耳似蘭似桂而茶已失其故我一一多似而茶之爲茶者盡亡矣自優孟不能爲兩人之衣冠米海岳少時不免集古字之誚太史公所以貴于自成一家言人曰兼左馬合韓歐并李杜者嬉笑甚于怒罵也象人之喻則淮南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悅君形者亡焉五語盡之矣太史公於五帝本紀首言好學深思心

解○人○妙○喻○

知其意又曰擇其尤雅馴者此十四字龍門心法也今人雅不能馴馴卽不雅好學而能深思者鮮矣况能心知其意乎小子不敏竊有一言效於宗匠夫不足膏斧質者殺之祗成其名若猶在可教也伏惟弘大雅之量推善誘之恩曲引而直教之使後進英才有識路之樂而無望古之驚相勉相成百世猶私淑于虞山焉不亦賢聖之盛心仁者之教思也乎杜子美曰不薄今人愛古人愛古人易也不薄今人則具眼所難也漢陽李文孫昌祚長汀黎愧曾士弘此皆有希古之心而能識者小子敢以進焉上下百餘年縱橫萬餘里獨以孺子爲可教信不敢當也行年亦五十矣千子旣遠誰定吾文者生平經史著述當吾世不可不請正於虞山秋穫有羸

便圖買棹後學世溥謹再拜復不宣

附

答徐巨源書

牧齋錢謙益

謙益再拜巨源世兄畏友足下喪亂已後忽復一紀雖復
 刀塗血道頻年萬死師恩友誼耿耿余懷自唯降辱殘軀
 淹延餘氣仰慚數仞俛愧七尺郵筒往來搖筆伸紙輟復
 淚漬於衽汗浹于背聲塵寂蔑與吾巨源積不相聞職此
 由也長益偉長深悉存念文孫繼至捐惠手書嗟乎巨源
 瞪目相視尚以為有目有口可以比數于人巨源畜我良
 厚而僕之淚漬汗浹縷縷涔涔殆有甚焉古之人不死於
 千金而死於一言不死於黔奴夾食而死於上尊養牛則

僕之所當草野自屏引決以謝知己者在此日矣何以恤
 我我其收之巨源終何以命我今日文長且置是事姑與
 子言文事當今俊民鴻生所在蔚起倚閣舉業枕藉經史
 古學之興駸駸乎葭吹瑄動矣其中淄澠流變朱碧錯互
 恒思之叢馮藉壇坫黎丘之鬼雄長桓文非有高名宿素
 老於文學者為之建旗鼓申誓命別裁其真偽格量其是
 非奔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將使誰正之哉僕老而耄及矣
 皈心空門重自蕪廢當今之世舍吾巨源其誰僕嘗觀古
 之為文者經不能兼史史不能兼經左不能兼遷遷不能
 兼左韓不能兼柳柳不能兼韓其於詩枚蔡曹劉潘陸陶
 謝李杜元白各出杼軸互相陶冶譬諸春秋日月異道並

大識見
 大議論
 學者可
 以知所
 歸矣

行。今。之。人。則。不。然。家。爲。總。萃。人。集。大。成。數。行。之。內。苞。孕。古。今。隻。句。之。中。牢。籠。風。雅。今。人。之。視。古。人。亦。猶。是。兩。耳。一。口。也。何。以。天。之。降。才。古。偏。駁。今。偏。純。何。以。人。之。學。殖。古。偏。儉。今。偏。富。何。以。斯。世。文。章。氣。運。古。則。餘。分。閏。氣。今。則。光。岳。渾。圓。上。下。千。載。吾。不。知。其。何。故。也。兼。并。古。人。未。已。也。已。而。復。排。擊。之。以。自。尊。稱。量。古。人。未。已。也。已。而。復。教。責。之。以。從。我。權。史。則。擘。壽。廬。陵。折。抑。爲。皂。隸。評。詩。則。李。杜。長。吉。鞭。撻。如。羣。兒。大。言。不。慚。中。風。狂。走。滔。滔。不。返。此。吾。巨。源。他。日。之。憂。也。竊。嘗。謂。末。學。之。失。其。病。有。二。一。則。蔽。于。俗。學。一。則。誤。于。自。是。九。經。六。藝。炳。若。丹。青。律。數。小。學。具。有。譜。牒。今。不。爲。爬。搔。搜。剔。遡。本。窮。源。經。學。亂。于。繩。紫。史。家。雜。于。秕。稗。衆。表。競。

指。百。喙。爭。鳴。蒼。耳。羨。藜。胃。之。皆。能。刺。足。鹿。牀。烏。喙。食。之。便。可。腐。腸。至。今。爲。梗。實。煩。有。徒。故。曰。蔽。于。俗。學。以。輒。近。爲。準。的。以。譌。繆。爲。種。性。胸。中。先。有。宿。物。眼。下。自。生。光。景。於。是。逞。臆。無。稽。師。心。自。用。章。句。聊。爾。先。已。訂。其。雌。黃。旨。趣。茫。然。便。欲。塞。其。疵。類。斯。則。病。在。膏。盲。魔。入。肺。腑。牛。羊。之。眼。但。向。一。隅。螻。蛄。之。聲。終。違。九。里。孟。子。曰。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良。可。愍。也。故。曰。誤。于。自。是。此。二。病。者。流。俗。之。人。項。背。相。望。而。世。之。君。子。以。斯。文。爲。已。任。者。殆。亦。未。能。免。也。今。誠。欲。回。挽。風。氣。甄。別。流。品。孤。撐。獨。樹。定。千。秋。不。朽。之。業。則。唯。有。反。經。而。已。矣。何。謂。反。經。自。反。而。已。矣。吾。之。於。經。學。果。能。窮。理。析。義。疏。通。證。明。如。鄭。孔。否。吾。之。于。史。學。果。能。發。凡。

如此始
可謂之
痛快透
徹文氣
充塞兩
間活孟
子活孟
子

起例文直事核如遷固否吾之爲文果能文從事順規摹
韓柳不侷規矩不流剽賊否吾之爲詩果能緣情綺靡軒
翥風雅不沿浮聲不墮鬼窟否虛中以茹之克已以厲之
精心以擇之靜氣以養之如所謂俗學之傳染與自是之
癥結如鏡淨而像現如波澄而水清於是乎函道德通文
章天晶日明地負海涵彼欲以螢火燒山蟬螭撼樹其如
斯世何其如千古何管子之伯齊也作內政寄軍令然後
能縣車束馬刺令支斬孤竹此古人治內之道也去年爲
周元亮作賴古堂文選序頗及巨源千子之緒言輒錄一
通奉覽斯文未喪來者難誣在吾巨源勉之而已矣巨源
新文高明廣大氣格蒼老所得於憂患者不少良欲扶擿

利病以副來請而非衰耄所能及也江變紀略假太子者
一妄男子謂爲王駙馬子亦非也舊輔腐儒也當少爲讚
予以旌愚忠其中書法當隱寄內外之義以徵信史古人
合葬題不書婦今日暨配某者空同已後不典之詞也佛
門文字非貫穿內典不可聊且命筆南北二宗是宗門事
與教下無預性相二宗是教門事與宗下無與唯清涼五
教用頓教攝宗門此別自有說今以性相判南北宗非也
凡此皆無預于文體亦不得不一簡點以爲反經之小助
耳干戈未息關河渺然天涯兄弟聚首何日嬋媛文事代
西窓一夕之談此所謂溺人必笑耳覩縷長言具在別楮
鴻羽不絕願聞德音丙申二月十七日謙益再拜

又復巨源書

牧齋

頃者不揆狂瞽抵齒文事叫囂隳突都無倫次巨源不抵之於地披襟采納又從而鄭重獎許開示引誘通懷若斯感歎何已巨源之言曰當虞山之世未有以斯文自任者也巨源知虞山之深者也然巨源之知虞山固不若虞山之自知也僕之馬齒長矣下上今古劇心鉢腎亦不啻三折肱矣晚而周覽中區旁皇顧視迢然自引願以此事推巨源者則固有其說矣竊觀古人之文章銜華佩實畫然不朽或源或委咸有根抵韓柳所讀之書其文每臚陳之宋景濂爲曾侍郎志叙古人讀書爲學之次第此唐宋已來高曾之規矩也宋人傳考亭西山讀書分年之法蓋自

八歲入小學迨於二十四五經經緯史首尾鈎貫有失時失序者更展二三年則三十前已辦也自時厥後儲峙完具逢原肆應富有日新舉而措之而已耳眉山兄弟出蜀應舉蓋已在學成之後方希古負笈潛溪前後六載學始大就皆此法也去古日遠學法蕪廢自少及壯舉其聰明猛利朝氣方盈之歲年耗磨於制科帖括之中年運而往交臂非故欲以餘景殘晷奄有古人分年程課之功力雖上哲亦有所不能况如僕者流浪壯齒汜濫俗學侵尋四十賃耳備目乃稍知古學之由來而慨然有改轍之志則其不逮于古人也亦已明矣夫學不逮古人而不自知其不逮則愚也明知其不逮古人而不欲自仞其不逮則妄

此先生
老而好
學之寔
錄也

讀至此
欲為流
涕

也語曰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又曰後生可畏來者難誣夫
 其不逮古人既已自知而仞之矣又或捨已之知而假人
 之知我以自蒙抑且奪已之自仞而挾人之知我以蒙世
 愚妄並用眉目易位旋而思之又爽然自失也喪亂餘生
 討論舊學蒐集本朝文史州次部居取次命筆一夕而燬
 于劫火知天之不復假我以斯文也殘灰餘燼示現宿因
 水涸山枯迴向佛法回觀世間語言文字如空花如嚼蠟
 如蟲蝕木如印印泥以耽空扣寂之人守旁行四句之典
 馬班二史唐宋八家如夢中物如窠中語顧欲于此時點
 勘詩筆主張蕪林鏤綠影為文章界虛空為壇墀不亦誕
 乎不亦荒乎僕之自知審矣撫心問影重自忖度不敢以

行文到
此處要
知少不
得一箇
譬喻看
蘇氏父
子便得
之

斯文自任者職此由也嗟乎巨源知我不可謂不深矣以
 巨源之知我而不復諦審其所自知譬如水母以蝦為目
 俄而失蝦所在詫曰我在目將安往不可為一笑乎在劫
 波墨穴中無豪易高耳又倚恃巨源輩宿名巨手強有力
 者以號令天下乘間抵隙餘分閭位江淮之朱弓赤矢南
 越之黃屋左纛唐公見推其誰得而禁之僕固心知其不
 可臣猶知之而况于君乎此亦一善喻也巨源諄復示誨
 期以弘長風流鼓吹大雅而又汲引同志如漢陽長汀一
 二俊人以相飲助則僕竊有以自處矣其以僕為斗杓為
 帝車芒寒色正傑然而命世乎則僕固將趨風望塵曳踵
 而却避其或以為諛聞樸學稟承師說麓知古學之源流

看公晚
年文字
何等駘
蕩

文章之體製與夫近代之俗學所以偈背規矩者使之背
行除道稱妮而前驅則固不得而辭也。養由基之射穿楊
葉百步而射之發無不中。楚人觀之曰可教射也。西國有
謂人說法者曰販針兒。至針師門賣針耶。以僕之固陋苟
不見棄于世之君子見譽則爲楚人之教射見笑則爲西
人之販針亦要有以自效而已。此其說在老馬之識道也。
夫縱馬而識道老馬之智也。懸車束馬。荆令交斬。孤竹則
桓公管仲之爲而非老馬之能也。僕今自比于老馬負轅
長鳴以須懸車束馬之役不亦可乎。巨源引子美之詩不
薄今人愛古人以謂愛古人易不薄今人難如僕斯言引
繩披根厚自破屣法行自近此則薄今人之尤者也。巨源

將無代我張目耶。西垂之歲委心空門。刊落浮華銷歸真
實汗青頭白已付前生。甲乙丹鉛尚煩後哲。若復張皇塗
抹久假不歸不惟貪明文類猶結餘因。正恐外論虛詞終
邀空果發茲誠語借以懺心。是則繫表之言亦通人所悉
也。老不曉事言必由衷非敢矯志鳴謙爲恭簡牘。光岳如
故丹青未沫當仁不讓。巨源勉旃。若曰先河後海前輝後
光如歐陽子之於子瞻所謂付以斯文者僕固不敢以此
薄巨源而亦非巨源所以自命者也。山川間阻接席未由
起廢發蒙謹俟後命謙益再拜

讀書之法爲文之體皆可于三書得之。虞山筆力雄肆
真如海涵地負文中烏獲巨源談言微中可以解紛豈

非仙才李何茅蔡而後賴有此耳



程